

現代台灣客語與「分佢」相關的致使結構之語法和語意特點

葉瑞娟 [Jui-chuan Yeh]

國立清華大學 /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從現代台灣地區客語出發，佐以巴色會客語和跨漢語方言中關於雙及物結構的考察，本文討論客語中由「分佢」和結果式動補(V-R)結構互動所產生的致使結構，並聚焦於「分佢」出現在V和R之中和之後的例子。本文主要觀點如下：第一，「分佢」句式表達言者主觀性，凸顯說話者的意志，但此特點不是因為「我者」視角，而是來自於構式本身；第二，「分佢」句式的複句性質仍然存在，但在語法化的路徑上，整個構式逐漸演變成單子句結構，其中的關鍵在於「佢」的指稱限制降低，經歷了「單數指稱>兼具單數、複數指稱>複數指稱>泛稱>無指稱」等演變階段，這造成了主語的泛化，帶動句式的整體變化，而隨著使用頻率的提高，「分佢」甚至合音成 bi^2 ，演變成單一的語法標記，單子句的性質益發明顯；第三，「分佢」致使結構不是構詞型，而是分析型；第四，「分佢」在這些結構中的句法位置和雙賓A和B式中接收者的位置有關，非因語意冗贅而產生的自由變換、非取決於R的語義指向、也非源自於雙及物結構中的介賓補語式和複合詞式中「分+賓語」的位置。

關鍵詞：客語，分佢，結果式，致使結構，雙賓結構

1. 前言

「分（給予）」和「佢（第三人稱單數代名詞）」是台灣客語中很常出現的兩個高頻詞，其中「分」除了充當給予動詞之外（如(1)），還可充當目標標記、補語連詞(complementizer)標記、致使標記和施事者標記，如(2-5)所示：¹

1. 這裡我們保留了Lai (2001)和Lai (2004)原本的客語拼音，但這兩者間有些顯著的不同。例如，在Lai (2001)中，「一」被標註成[yi]，但在Lai (2004)中是[yit]；又如在Lai (2001)中，入聲韻尾被標註成[-b/-d/-g]，但在Lai (2004)中是[-p/-t/-k]。

- (1) a. *Gi bun yi gi bid ngai.*
 佢分 一支筆 佢
 他給我一支筆。
 (Lai 2001: (1a))
- b. *Gi bun ngai yi gi bid.*
 佢分 佢 一支筆
 他給我一支筆。
 (Lai 2001: (1b))
- (2) *Xinsang song yit bun su bun Ayin.*
 先生 賞 一本 書分 阿英
 老師賞一本書給阿英。
 (Lai 2004: (8a))
- (3) *Gi dai dung-xi bun geu-e sid.*
 佢帶 東西 分 狗仔 食
 他帶東西給狗吃。
 (Lai 2001: (1d))
- (4) *Gi voi bun ngai hi toibed.*
 佢會 分 佢 去 台北
 他會讓我去台北。
 (Lai 2001: (1e))
- (5) *Gi bun ngai da.*
 佢分 佢 打
 他被我打。
 (Lai 2001: (1f))

前人研究主要聚焦於「分」的語意延伸和語法化路徑，如Lai (2001)主張「分」有兩條不同的語法化路徑，在第一條路徑中，「分」先由給予動詞演變為目標標記，之後再演變為具有連接子句功能的補語連詞，²即(1a)到(2)再到(3)，在第二條路徑中，「分」由給予動詞演變為

2. 「分」在例句(3)的補語連詞用法為Lai (2001)所提出，但該文並未言明這個分析背後的緣由。Ting & Chang (2004)主張，當華語表目的「給」句式中的「給NP」不是由主要子句認可(license)時，其結構為「補語連詞+主語」，因此「我唱一首歌給他聽」(Ting & Chang 2004: (41))中的「給他聽」應該分析為_{CP} 給 [_{IP} 他聽]，「他」充當第二個子句主語的證據主要來自「自己」的約束(binding)現象(Ting & Chang 2004: 63)。Her (2006: 1291–1295)也主張華語「給」的目的用法（如「李四拿出了一封信給他看」或「我飛給你看看」）中的「給」不宜分析為介系詞，而應該分析為補語連詞，類似於英語的for... to結構中的for。上述客語例句(3)中的「分」基本上也符合這兩篇分析中的特點，因此分析為補語連詞應該是合理的。然而，審查人之一指出，在「佢送一本書分阿英讀（他送一本書給阿英讀）」這樣的例句中，「阿英」是「送」這個動詞的必要論元，此時「分」是否仍適宜分析成補語連詞？實際上，Ting & Chang (2004: 54)也討論了這樣的例子，他們將華語「...送一本書給他讀」中的「給NP」分析為包含在主要子句中的介系詞詞組或是「補語連詞+主語」，如(i)。

致使動詞，最後演變成施事者標記，即(1b)到(4)再到(5)，這是多向語法化(polygrammaticalization)的現象。³儘管文獻上已有不少關於「分」的討論，但除了少數例外（如鄭榮、謝職全2011），鮮少有文章討論「分佢」一起出現的結構，如「你愛食飽分佢（你要吃飽）」（鄭榮、謝職全2011：(17a2)），「分佢」大部分出現在結果式中，依據出現位置的不同，會有不同的語意詮釋，但無論是哪一個位置，都可以表達致使義。本文除了討論「分佢」句式的基本分類及所表達的語意類型外，將著重探討表致使義的「分佢」的各種次類結構，我們將從跨語言的角度出發，釐清決定「分佢」在結果式中出現位置的因素，並解釋造成跨語言差異的原因。

除了前言和結論外，本文架構如下：§2呈現「分佢」的各種次類結構，§3回顧先前文獻對於這些結構的分析，§4將解析台灣客語中的「分佢」致使結構之特點和來源，並探討決定「分佢」在結果式中出現位置的因素。

2. 基本分類

根據「分佢」所出現的位置，我們可以進一步將「分佢」出現的結果句式分為三種次類：「分佢+V+R」、「V+分佢+R（+佢）」、「V+R+分佢」，其中，前兩種句式又可再分為兩種次類，如(6)到(8)所示：

- (6) a. 稼下來个芥菜分佢曬軟熟兜仔。
把砍下來的芥菜曬軟熟一些。

(HD: 941)⁴

- (i) a. [...送一本書_[pp]給他]_[CP...讀...]
b. [...送一本書_[CP]給_[IP]他...讀...]]

我們認為客語的這種句式基本上和華語相同，因此也可以進行如此的分析，換句話說，客語「分」字目的句式可能因為動詞類別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分析。惟囿於篇幅，關於客語各種「分」的詞類和句法性質，仍有待日後更進一步的研究。

3. 江敏華(2006)也主張東勢客家話「分」呈現多向語法化的現象，但演變的路徑與Lai (2001)的主張有許多不同之處，有興趣之讀者可自行參閱該文。其他關於「分」的研究尚包含Lai (2004; 2015)、Huang (2014; 2015)和Yeh (2017)等，每篇側重不同，大幅度地加深了我們對於「分」的認識和理解。

4. 除了引自既有文獻的用例之外，本文語料主要來自於徐兆泉(2009)編纂之「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和早期之客語文獻。各例句出處的書目代碼對照如下：《啟

- b. 人都言坐桌，一碗冷盤就分佢俾淨淨哩。
人都還沒上桌，一碗冷盤就被他吃光光了。 (HD: 387)

- (7) a. 恁夭壽个人，毋使摻佢細義，打分佢死。
這麼沒天良的人，不必跟他客氣，打給他死 (打死他)。⁵ (HD: 233)

- b. 恁多恁好食，這滿食分佢罈擺正轉來去。
這麼多這麼好吃，這次吃給它夠 (吃個夠) 才回去。 (HD: 674)

- (8) 細狗仔下把無乖、緊吠个時節，阿爸就講愛燒死分佢。
小狗偶爾不乖、一直吠的時候，爸爸就說要燙死給他 (燙死他)。⁶ (HM 173: 69)

第一類「分佢+V+R」句式可分為致使型(6a)和被動型(6b)，(6a)指要把芥菜拿去曬，使它變得軟熟一些，「佢」和前移的主題「掙下來个芥菜」同指稱，為受致使者(causee)，(6b)指冷盤被他吃光光，「冷盤」為無生命主語，失去對事件的控制權，是動作結果的承受者，而「佢」充當施事者，是促使事件發生的人，符合被動句式的特點，在這兩個例子當中，我們觀察到同一個句式在致使和被動之間的兩種解讀，這種從致使到被動的現象在既有文獻中很常見，具有跨語言的普遍性(如Yap & Iwasaki 2003；張麗麗2005, 2006)。第二類「V+分佢+R (+佢)」句式可分為致使型(7a)和目的型(7b)，同樣的，在致使句(7a)中，「佢」是受致使者，複指出現在句首、充當主題的「恁夭壽个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致使型句式的R之後可以再加上一個無指稱的「佢」，如(9)，這種無指稱性在(9b)中更明顯，在這個例子當中，說話者要灌醉的對象是「分」之後的「你」，而不是R之後的「佢」，由於「佢」和「你」的指稱不一，自然排除同指稱的可能，然而，這類句式非本文所關注的焦點，故後文略而不談；在目的型句式當中，動詞和補語之間表達的是目的關係，執行動作是為了達成補語所描述的狀

蒙淺學》，FBR；《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HD；《客家雜誌》，HM；《客家社會生活對話》，HSDC。其中關於HM後面的數字，冒號之前的表示期數，冒號之後的表示頁數。

5. 為了忠實反映客語這些句式的樣貌，我們先給予直譯的華語翻譯，括弧下標的翻譯才是華語相對應的一般說法。

6. 這樣的例子也見於早期的客語語料，如Rey (1937: 27)舉出的「等佢餓死分佢 (等佢餓死) 他」，而且此句式的人稱不限於第三人稱，還包括第二人稱的例句，如「佢打死分你 (我打死給你 (我打死你))」，但第二人稱「你」只有實際指稱的意義，並無虛指稱的解讀。

態，此時「佢」無指稱，不指涉句中的任何成分，如(7b)中的「佢」無法指稱前面出現的「恁多恁好食」的食物，兩者在單複數上也明顯不符。不同於前兩類，第三類「V+R+分佢」只有致使型用法，(8)所傳達的意義就是爸爸要把小狗燙死，「佢」指稱前面出現的「細狗仔」，從跨語言比較的角度來看，這種句式比較特別，是台灣客語的特色句式之一，不見於台灣華語或閩南語之中。

(9) a. 殺分佢死佢。

殺死他。

(鄭縈、謝職全2011：(22))

b. 灌分你醉佢。

灌醉你。

(鄭縈、謝職全2011：(23c))

上述例句顯示，不論「分佢」出現在動補結構之前、之中或之後，該句式都具有致使的解讀。其中，(6a)是一種受事主語句，這種「分」的用法在江敏華(2006: 357-360)中已有討論，「分」之前所標示的是受致使者，⁷而「佢」可能有兩種不同的分析，一種是「佢」為複指代詞(resumptive pronoun)，複指前面出現的「芥菜」，此結構的產生是「NP *pi*² VP」受到「NP *tʰi*² VP」的類推而形成的，是一種「分」和「同」中立化的一種現象；⁸另一種是「佢」為虛指代詞，純粹是因為客語句法結構上要求「分」後面一定要接名詞組，因此才出現的句法填補詞。在這兩種說法當中，江敏華主張第二種說法比較穩合語言事實，這可由「分佢」後面還可以再接一個另外一個代名詞看出，如(10)所示。

(10) *ŋa2 ʒit7 kai5 lo3 the1 sam1 se5, ŋa2 me1 tsɿ1 kin3 sɿ5 phon5 pi2 ki2 fit8.*

吾 一 個 老 弟 三 歲 吾 姆 就 緊 飼 飯 分佢佢 食

我一個三歲的弟弟，我媽媽在餵他吃飯。

(江敏華2006：(43))

不過在我們所蒐集到的語料當中，「分佢+V+R」句式當中的「佢」指稱義仍非常明顯，無虛指的用法，「分」和「佢」彼此各自獨立，前者為致使標記，後者為受致使者，兩者也未融合成為單一的語法標

7. 這和客語中典型的「分」字致使句（如(4)）性質很不一樣，例句(4)中，「分」前出現的名詞組是致使者。感謝審查人指出這一點。

8. *pi*²是「分佢」的合音。*tʰi*²是東勢客家話中的「同」和「佢」的合音，其中，「同」可充當伴隨者標記、來源標記、受益者標記及受事者標記，是一個多功能詞。這種中立化現象在客語次方言之中的分布與成因值得日後再進一步探究。

記，和東勢客語的現象稍有出入，這是個有趣的議題，但一方面囿於篇幅，一方面因為此結構和「分」字雙賓結構的關係較為疏遠，所以我們暫不討論此種致使句式，將留待日後另文探討。本文將聚焦於「分佢」出現在V和R之間和之後的兩種致使結構，擬探討下列議題：

(一)「分佢」在這兩種致使型句式中的功能為何？(二)在這兩種致使型句式當中，決定「分佢」出現位置的因素為何？(三)為何客語的「V+R+分佢」句式不見於台灣的華語和閩南語當中？

3. 文獻回顧

目前專門探討客語「分佢」相關句式的研究不多，大多是單篇研究中附帶提及，本文將奠基於江敏華(2006)、鄭縈、謝職全(2011)、郭維茹(2015)、徐富美(2016)等人之研究基礎上，更深入剖析這個句式的語法和語意特點。

3.1 「分佢」句式的語意特點

徐富美(2016)指出「分佢」句式表達未然(irrealis)，表示事件在說話時間還沒完成，⁹如(11)和(12)所示，其中(a)句只是一般的陳述，在無標的情況下，指已經完成「買到」、「油漏乾了」的結果，而(b)句因為是祈使句，主事者只能是受話者（或再加上說話者），但事件結果都尚未達成，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結果尚未達成，但在這樣的句式除了要求受話者做出某種行為之外，還要求該行為要達到某種狀態或結果。

- (11) a. 買著書
買到書
b. *買分佢著書 (徐富美2016：(81))

- (12) a. 油漏淨
油漏乾了
b. 油漏分佢淨
油漏乾 (徐富美2016：(83))¹⁰

9. 李佳純(2005:65)主張閩南語的「V予伊R」也出現於未實現(irrealis)的情況中。

10. 例(11)至(12)的中文翻譯皆為筆者自行添加的。

然而，郭維茹(2015: 146–148)和江敏華(2006: 348–349)都指出，儘管此句式大部分用於表達未然，但卻不僅限於此。郭維茹(2015)主張這種句式是用來表達一種帶有說話者期望值的行為，因此不論是未然情態或已然情態，都可以用這種句式表達，如(13)描述法醫驗屍的場景，受害者已經死亡，整句明顯是個已然陳述句，但仍可使用「V+分佢+R」結構；江敏華(2006)所討論的例句雖然是「V+R+分佢」，如(14)，但她主張「買真齊PI」是由「買PI真齊」演變而來的，同樣的，這個句子描述的是一個過去已經發生的已然情境。¹¹

- (13) 公醫師來，緊佬著講這個人毋知係人裝畀死也係樣詢。¹²

法醫來驗屍，想查明死因，看她是被人陷害還是怎樣。

(郭維茹2015：(80)) (= (21)) (=江敏華2006：(19))

- (14) *tʃion*³ *tʃin*⁵ *kin*¹ *tsɿ*¹ *mai*¹ *tʃin*¹ *tʃ^he*² *pi*² *tsɿ*¹ *tʃ^hiok*⁸ *le*¹.

轉 正 經 就 買 真 齊 [PI] 就 著 了

回去時，果真把東西買得很齊全(就對了)。(江敏華 2006：(24))

上述討論顯示「V+分佢+R」和「V+R+分佢」可用在已然和未然的情境中，只是以後者居多。

另外一個常被討論的特點是「佢」的指稱性。郭維茹(2015)指出，當「分佢」句式中的R語義指向動詞或施事主語時，「佢」的指代性就會減弱，甚至消失，如(15)和(16)的差異所顯示，前者的「佢」回指前面的受事「碗筷」，語意比較實在，而後者的「佢」指涉前面的動作「讀書」和「講古」，指稱性薄弱。

- (15) 碗筷洗好先在碗籃肚放分佢燥，正來放入碗櫥。

碗筷洗好先在碗籃裡晾乾，再放入碗櫥。

(郭維茹2015：(39))

- (16) 讀書乜愛讀分佢束來，讀書，讀乜愛分佢透來，講古乜愛講分佢束來。

讀書也要讀完，要讀完一整本，說故事也要講到結束，怎可半途而廢。

(郭維茹2015：(41))

透過歷時語料的檢視，郭維茹(2015: 139–143)主張「佢」虛指用法導因於類推(analogy)，其以指稱義較實在的例子當作原型，待使用頻率增加

11. 鄭榮、謝職全(2011: 193)依循江敏華(2006)的看法，持相同意見。

12. 此為東勢客家話的例子，「畀」是「分佢」的合音。

後，R由原本僅限於受事指向的例子，拓展到指向主語或動詞的例句，使得「佢」變成虛指的佔位成分，這是結構類推的結果。¹³

上述這些特點在文獻中已有不少共識，本文將不再贅述，我們將聚焦於下面議題當中。

3.2 「分佢」的功能

徐富美(2016)主張客語的「V+分佢+C」句式透過「分佢」表達「我者」視角，¹⁴語意上隱含說話者，但在句法上卻不出現，藉此表達與受話者同在立場的抽象介入。由於「V+分佢+C」句式常以祈使句的形式出現，祈使句的基本指稱是受話者，在句子中常常略而不提，使得句子成為隱性指稱，這樣一來，容易引發指稱上的歧義，以(17)為例，隱形的主語除了指稱受話者「你」之外，也可以依語境指稱說話者（自指）、指稱說話者和聽話者（雙指）或是指稱每一個人（泛指）。在「V+分佢+C」句式當中，「分」是表容讓或致使的標記（徐富美2016：174），而「佢」的語義指向未必指主語或賓語，以(18)為例，「佢」的指稱明顯和主語的「你」和「摻」字賓語的「佢」不同，這裡的「佢」指稱的是整個動作事件或句子（徐富美2016：175），藉由「佢」的他稱引發我者視角，表言者主觀性的

13. 郭維茹(2015)主張歷史上和此句法形式最接近的結構是南宋官話所用的「V教(他)R」(如(i))，但不同於閩客語的「予/分」之後必須帶一個相當於給予動詞的間接賓語的名詞性成分(郭維茹2015：141)，「教」字句允許後面的賓語論元省略(如(ii))，且這樣的省略與R的語義指向有關：當R指向主語或動詞時，「他」必須省略，當R指向受事時，「他」可以省略，也可以不省略，但當「他」出現時，R一定指向受事(郭維茹2015：142)。由此推知，「他」當時的指稱意義仍然明顯，利用「他」來虛指主語或動詞的用法，在南宋時尚未出現。

(i) 如一條死蛇，弄教他活。(《朱子語類·訓門人九》)(郭維茹2015：(52))

(ii) 須逐段讀教透，默自記得，使心口相應。

(《朱子語類·大學一》)(郭維茹2015：(66))

14. 「V+分佢+C」即本文的「V+分佢+R」。「我者」是系統功能語言學(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的「選擇(choice)」概念，是在一組可能的縱聚列(paradigmatic)中，讓人們可以根據語境，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特徵或項目進行選擇，從這個概念來看，所謂的「我者」是指「我方之人(事、物等)」，其指稱可能是指說話者自己、指說話者和受話者、或是泛指，如(i)中的「我」可以指孔子自己，也可以指孔子和他的徒弟(即雙指)，還可以指每個人(即泛指)。

(i)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論語·述而》)(徐富美2016：(29))

「我」在觀看由VC結構表達的整個行為動作，傳遞「自此觀彼」的概念（徐富美2016：177），¹⁵表達說話者也參與其中的人際功能（徐富美2016：184），這種隱性「我者」句式讓說話者和受話者互動時，受話者的協商空間得以增加，表現出交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的特點。¹⁶

(17) 地泥掃分佢淨。
地要掃乾淨。 (徐富美2016：(21))

(18) 你lau佢坐分佢好。
你給我坐好。 (徐富美2016：(53))

因為「我者」視角的影響，這個句式中的動詞必須具有自主性(volition)，如(19)的「洗」即是一個自主性的動作，而正由於「分佢」句式具有致使義，因此可以讓非自主動作變成自主動作，如(20)的「累死」原本表達非自主性結果，但出現在「分佢」句式時，整個句式表達動作者或說話者有意識的允許此事件發生，凸顯「死」的狀態達成，換句話說，「分佢」這個標記「除了在動補結構中產生致使義

15. 郭維茹(2015)也有類似看法，她指出客語這個句式具有言者的主觀性(subjectivity)，表達由說話者立場出發的勸誘語氣(hortative mood)，藉由第三人稱代詞「伊／佢」的使用，拉近了說話者和聽話者之間的距離，這個特點體現在句法上有兩種表現：一是這種句式常搭配義務情態詞（如「愛（要）」），另一個是這種句式常和表第一人稱勸誘標記「來」一起使用，如(i)所示（例句中的底線和粗體悉照原文）。閩南語也有類似表現，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參閱該文。

(i) 讀書乜愛讀分佢束來，讀書，讀乜愛分佢透來，講古乜愛講分佢束來。
(=(16))
讀書也要讀完，要讀完一整本，說故事也要講到結束，怎可半途而廢。

16. 主語的選擇會影響對話者之間的協商空間，以下面三例為例，(i)明確表達讓受話者「你」做某事，(ii)的「en（我們）」提升了說話者的參與程度，而(iii)中的主語未出現，可能是說話者自指、他指或泛指，正因為未言明，因此為受話者提供更多的協商空間，藉此增加人際功能。

- (i) 飯你要食分佢飽。
飯你要吃飽。 (徐富美2016：(74))
- (ii) 飯en要食分佢飽。
飯我們要吃飽。
- (iii) 飯Φ要食分佢飽。
飯要吃飽。

之外，也作為動補結構的焦點標記，凸顯後面的補語焦點」（徐富美2016：192-193）。

- (19) 洗分佢淨
洗乾淨

（徐富美2016：(98)）

- (20) 累分佢死
累死

（徐富美2016：(101)）

儘管徐富美(2016)詳細的探究了「分佢」句式的語法和語意特點，但我們認為有些地方仍待進一步釐清，首先，該文指出「分佢」句式具有「我者」視角，但因為文中的例句都是祈使句，而祈使句本身就牽涉說話者和聽話者之間的人際互動，因此我們比較好奇的是所謂的「我者」視角到底是祈使句所隱含的？還是「分佢」所造成的？兩者之間如何區分各自的功能？其次，「我者」視角主要是處理隱性主語的選擇，和動詞是否需具有自主性無關，兩者不應該混為一談，例如，即使將(20)的「分佢」刪除，「累死」單獨出現時，因為主語為隱性，「累死」同樣有主語選擇的問題，其可指「我」累死了，也可以指「我們」累死了，但此時「累死」只是個導因於某事件的結果狀態，無自主性之解讀，所以動詞的自主性並非如該文所言，源自於我者視角的要求，而是「分佢」構式本身的語意要求（詳見§ 4.2.1之討論）。另外，該文僅關注「分佢」出現在V和R之間的句式，但如§ 2的討論顯示，表致使義的「分佢」句式中，「分佢」還可出現在VR之前或之後，三者之間有何異同？

3.3 如何決定「分佢」出現的位置？

由於「分佢」可以出現在不同的句法位置，是個顯性的特點，因此文獻中有較多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目前主要有三種看法，包含語義指向說、語義重疊說和雙賓結構說，茲分述如下。

3.3.1 語義指向說

江敏華(2006: 347)指出當「分佢」和動補(V-R)結構互動時，「分佢」出現的位置和R的語義指向有關：當R的語義指向受事時，「分佢」出現在V和R之間，如(21)中的「死」語義指向「裝」的受事者「佢」，因此「分佢」出現在「裝」和「死」之間；然而，當R的語義指向施事時，

「分佢」出現在VR之前，以(22)為例，「好」語義指向「食」的施事者「佢」，因此「分佢」出現在「食+好」之前。¹⁷

- (21) *kun¹ zi¹ sen¹ loi², kin³ lau¹ to³ kon³ lia³ kai⁵ nin² m² ti¹ he⁵ nin² tson¹ pi² si³*
公 醫生 來 緊 [以為] 講 這 個 人 毋 知 係 人 裝 分佢 死
ia¹ he⁵ ɲion⁵ fiun².

也 係 [怎樣]

法醫來驗屍，想查明這個人是否被人害死或是有其他死因。

(江敏華2006：(19))

- (22) *tfion³ loi² tsɿ¹ vun¹ vun¹ le³, p^hu¹ pi² fit⁸, tsɿ¹ pi² fit⁸ ho³ le¹.*

轉 來 就 燴 燴 [ASP] 焗 分佢 食 就 分佢 食 好 了

(草藥) 拿回來就用文火熬煮，給他(病人) 吃，結果病就痊癒了。

(江敏華2006：(20))

然而，本文發現表致使義的「分佢」所出現的位置和R的語義指向無關。以(6a)和(7a)為例，這兩個例子當中的R皆指向受事，雖然(7a)中的「分佢」符合江敏華(2006)的預測，出現在V和R之間，但(6a)中的「分佢」卻出現在VR之前，與R指向施事的(22)表現一致；更甚者，我們找到使用同一個VR「食飽/吃飽」，出現位置卻相異的例子，如(23a)和(23b)的對比所示，這裡的R指向施事，但「分佢」並未如預測的出現在VR之前；此外，江敏華(2006)未涉及「分佢」出現在VR之後的例子，如(8)，在此例中，R指向受事，但是「分佢」的位置同樣未如預測，出現在V和R之間，而是出現在整個VR之後。

- (23) a. 愛食分佢飽。

(你) 要吃飽。

(Lai 2001：(11))

- b. 你愛食飽分佢。

你要吃飽。

(鄭榮、謝職全2011：(17a2))

17. 江敏華(2006)以國際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IPA)拼寫例句之客語讀音，佐以聲調代碼(1陰平，2陽平，3陰上，5去聲，7陰入，8陽入)。在漢字逐字對譯或註釋上，若遇無適合同源字的特殊詞彙，則採用訓讀字，並加上底線以示區別。少數既無適當同源字，亦無適當訓讀字的詞彙或語法標記，則以括號[]釋義；第二行以虛線底線「 」標之者，表示相對應的國際音標為該二字的合音。

表示致使，但兩者都不允許「分+人稱代詞」出現在VR之後，更遑論同時包含兩個「分+人稱代詞」的結構，造成這些語言差異的原因為何？上述問題都值得進一步的深究。

3.3.3 雙賓結構說

郭維茹(2015)將客語的「分佢」結構定義為構詞型致使結構，²¹主張其可進一步區分成三種次類，包含了「V+分佢+R」、「V+R+分佢」和「V+分佢+R+分佢」的揉合句式。²²依據句法和語意上的對應，她主張「V+分佢+R」和「V+R+分佢」這兩個句式分別發展自雙賓結構中的「V+分佢+O」和「V+O+分佢」，由於這兩種句式的結構平行（如(27)和(28)所示），原本的「藉由某方式授與他人特定事物」的意義經由隱喻延伸，引申出「透過某動作致使他者變成某狀態」，這可由這些句子殘存一些給予義得到印證（郭維茹2015：125-126）。

- (27) a. 買分佢一雙新鞋。
買給他一雙新鞋。
b. 買一雙新鞋分佢。
買一雙新鞋給他。
(郭維茹2015：(13))²³

- (28) a. 打分佢死。
打給他死。
b. 燒死分佢。
燙死給他。
(郭維茹2015：(14))

儘管郭維茹提出了不同於前人的分析，但她的討論中仍有幾個疑點待釐清。首先，在致使式的分類上，她將「V+分佢+R」分析為構詞型，這與一般的認定不同（如Lien (1999: 413)和李佳純(2005: 68)都將閩南語的對等結構「V+予伊+R」界定為迂迴婉轉(periphrastic)的致使類型，

21. 此條依照Comrie (1989: 166-171)的分類。

22. 郭維茹(2015)將這些結構稱為使成式，其與本文所說的致使結構是一樣的，為了全文統一，本文逕自將其稱為致使結構。此外，李佳純(2005)和Lee (2008: 49-77)也討論了閩南語的「動詞+予伊+補語」結構，囿於篇幅，本文予以省略，有興趣之讀者可自行參閱原文。

23. (27)和(28)中的粗體和底線為郭維茹(2015)之標示。若依照張敏(2011)的分類，前者是給予類雙及物結構中的複合詞式，後者是介賓補語式，兩者間的歷時發展先後順序請見下文討論。

即本文所謂的分析型致使結構)，但文中卻未提供充足的理由；其次，她主張閩客語的「V+予伊／分佢+R」和「V+R+分佢」分別來自雙賓結構的「V+予伊／分佢+O」和「V+O+予伊／分佢」，如對應客語(27a)和(27b)的例子，閩南語分別可以說「買予伊一雙新鞋」和「買一雙新鞋予伊」，但若「予伊／分佢」的致使動補結構真的源自「V+予伊／分佢+O」和「V+O+予伊／分佢」，則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麼僅客語允許「V+R+分佢」，但閩南語卻不允許「V+R+予伊」？顯然的，在這樣的分析之下，造成閩南語這個空缺的原因亟需進一步解釋。

3.3.4 小結

總結來說，上述的語義指向說、語義重疊說、雙賓結構說在客語本身和華閩客跨語言比較時都面臨了一些無法解釋的難點，有鑑於此，本文將參考其他語言致使結構的特點，從雙賓結構的變換句式進一步討論「分佢」在VR結構當中的位置以及功能。

4. 客語的「分佢」構式

在這一節當中，我們將先探討「佢」在致使義「分佢」構式中的指稱，接下來將討論此構式的結構和語意特點，最後談論決定「分佢」出現位置的因素及造成跨語言差異之原因。

4.1 「佢」的指稱

在討論客語「佢」的指稱之前，我們先回顧Xu (1999)關於漢語相關現象的研究成果，他將(29)這種特殊用法的第三人稱單數代名詞「他」稱為處置代名詞(*Disposed-of-pronoun*)。Xu指出這種用法的「他」特別之處在於(一)其先行詞可以有生或無生的，(二)其先行詞可以是單數，也可以是複數。就句法位置而言，處置代名詞可出現在主題、次主題(即動詞組內之主題)、把字句賓語、被字句主語、關係子句的先行詞等位置，方言間對這類句子的接受度有差異。就語意特點而言，這類句子具有下列特徵：處置性、未然(*irrealis*)、施事性(*agentivity*)。當「他」所指涉的人或物不被影響或不被處置時，這樣的句子不合法，如(30)，這解釋為何Xu要將這種用法的「他」稱為處置代名詞。

(29) 這些書你替我扔了他。 (Xu 1999 : (1))

(30) *這些人我不認識他。 (Xu 1999 : (2b))

可帶處置代名詞的動詞通常是致使動詞，從情境類型來看，只有瞬成類(achievement)和完結類(accomplishment)可出現在此結構，換句話說，出現在此種結構的動詞必須具有終結點(telic)，此一特點要求先行詞的殊指性(specificity)，因此處置代名詞的先行詞必須是殊指或有定的(specific)。值得注意的是有終結點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31)之所以不合法是因為「山頂」是一個處所，無法被處置，與此結構要求衝突。當先行詞無法被處置或受影響時，句子就不合法，這可解釋為什麼處置代名詞的先行詞一般不出現在主語或間接賓語的位置(32)，因為除了被字句的主語外，主語通常不出現被處置的對象，而間接賓語表示的是接收者，而非受影響或受處置者。此外，這種句式必須是未然的，這可解釋(33)的合法度差異。另外，此句式的施事性要求表現在動詞必須是表意志性(volitional)、意圖(intended)行為，這可由(34a)和(34b)的對比得知，「記住」為意志行為，但「記得」是非意志行為，其中僅前者可出現在此句式。

(31) *這座山頂我們一定要爬到他。 (Xu 1999 : (20))

(32) 有些學生我們應該多送他們/*他幾本書。 (Xu 1999 : (22))

(33) a. 那些東西我們趕快吃了他。 (Xu 1999 : (24))

b. *那些東西我們已經吃了他。 (Xu 1999 : (25))

(34) a. 這些話我都會記住他。 (Xu 1999 : (32))

b. *這些話我都會記得他。 (Xu 1999 : (33))

儘管這種句式在台灣華語中的接受度不高，但台灣客語卻大量地使用這種句式，如(35)。作為第三人稱代詞，「分佢」結構中的「佢」的最典型的用法是指代前面已經提及過的某人，如(36)中的「佢」回指前面的主題「該無面皮个人」，但除了指稱人之外，「佢」也可以指稱無生命的物體，如(37)的「佢」指代「車仔」，這兩個例子也顯示，先行詞可以是主題（如(36)），也可以是處置標記「摻」的賓語（如(37)），此外，除了單數的先行詞外，兼具單複數兩讀的先行詞也很常見，如(38)，雖然(38a)的「遮仔」典型為單數的解讀，但卻不

排除複數的解讀，(38b)的「洗好个衫」，不排除為單數的解讀，但更典型的是複數的解讀，這些例句可視為是單複數兩種解讀的橋樑語境 (bridging context) (Diewald 2002; Heine 2002)，²⁴即雖然在特定語境中，「佢」允許兩種解讀，但實際上偏向哪一種解讀則取決於實際狀況；當這種演變繼續下去時，就逐漸產生只有複數解讀的例子，如(39a)的「佢」指稱前面的碗和筷子，(39b)的「抹草仁」前面有個複數標記「兜」標誌其複數性質，因此在這兩個例子當中，「佢」只有複數的解讀。實際上，當「佢」允許複數的指稱時，就表示「佢」的語意已經開始虛化了，對於先行詞的語法要求也降低，伴隨而來的是先行詞的泛化 (generalization)，原本不被允許的先行詞隨著「佢」指稱性的降低，慢慢開始出現在此結構當中，當這樣的變化持續演變下去時，就不難發現「佢」無所指的例子，如(40)這個例子當中的「佢」找不到適當的先行詞，此時的R描述的是施事者「你倆儕」的樣貌，如同郭維茹 (2015)，我們也主張這種例子是前述實指例子結構類推的結果。總體而言，「佢」的指稱經歷了「單數指稱>兼具單數、複數指稱>複數指稱>泛稱>無指稱」等變化階段。

(35) 薑嫲_i你毋使種佢_i，放佇灶下就自家會必目。
薑（啊，）你不必種，放在廚房就會自己發芽。 (HD: 71)

(36) 該無面皮个人_i，轉來看啊仔！轉來佢就毆分佢_i死。
那個不要臉的人，回來看看啊！回來我就打給他死（打死他）。 (HD: 839)

(37) 天時寒／冷，你先去撈車仔_i，打分佢_i發。
天氣冷，你先去把車子發動。 (HD: 233)

(38) a. 遮仔_i水汀汀仔，吊外背去分佢_i汀水。
雨傘溼答答的，吊在外面讓它滴水。 (HD: 1213)

b. 洗好个衫_i，拿去拎起來曬分佢_i燥。
洗好的衣服拿去曬，曬給他乾（曬乾）。 (HD: 1050)

(39) a. 碗筷_i洗好先在碗籃肚放分佢_i燥，正來放入碗櫥
碗筷洗好先在碗籃裡晾乾，再放入碗櫥。 (郭維茹2015：(39))

24. 根據Heine (2002: 84–85)和Diewald (2002: 117)，橋樑語境指的是一個特定的語境，此語境會產生一個推論，而此推論會偏向新的語義。

- b. 菜園陀角該位，種麼个都毋得，委兜抹草仁落去分佢生。²⁵

菜園不方正的角落那邊種什麼都不成功，撒一些抹草種子進去讓他生長。

(HD: 1306)

- (40) 遊行个時節，你倆儕負責擲旗仔佇面前行，愛行分佢正。

遊行的時候，你們兩個負責舉旗在前面走，要走得正。

(HD: 622)

4.2 「分佢」句式的句法和語意特點

釐清「佢」的指稱後，我們將在這一小節仔細討論「V+分佢+R」致使結構的語法和語意特點，我們將先討論此構式的言者主觀性來源，之後再討論此結構的來源和句法屬性，論證此結構為分析型致使結構，而非構詞型，最後，我們將檢視影響「分佢」句法分布之因素。

4.2.1 「V+分佢+R」的言者主觀性

現有文獻當中普遍認為此結構表現出主觀性（如郭維茹 2015；徐富美 2016），但大家對於主觀性的來源說法不盡相同，本文贊同郭維茹 (2015) 之分析。

根據徐富美 (2016: 177)，「V+分佢+R」結構中，藉由「佢」的他稱引發我者視角，表言者主觀性的「我」在觀看由VC結構表達的整個行為動作，傳遞「自此觀彼」的概念，這種隱性「我者」句式表現出交互主觀性的特點。

然而，本文主張此句式的言者主觀性是源自於結構本身的語意要求，屬於此結構的構式義，而非源自「我者」視角的不同。「我者」視角主要處理的是句子中主語（尤其是隱性主語）的人稱選擇，可指說話者自己（自指）、指說話者和受話者（雙指）或是每個人（泛指），以(41)為例，其空缺的主語確實可以單指說話者、雙指說話者和聽話者或泛指在場的每一個人，然而，無論哪一種解讀，「V+分佢+R」結構表達的永遠都是說話者的意志，以雙指的解讀為例，其非指說話者和聽話者兩人的意志，在整個事件當中，聽話者只是受到說話者意志主導而被勸誘一起加入達成R之狀態的事件參與者。

- (41) 其姆佢！這也毋食，該也毋食，枌分佢死好哩。

他媽的！這也不吃，那也不吃，讓他餓死好了。

(HD: 606)

25. 「委」讀為[ve55]，根據教育部線上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其本字未定，此為從俗之寫法。

郭維茹(2015: 145–148)認為此句式表示一種帶有說話者期望值的行為，說話者的主觀立場體現在「分」字賓語僅限於第二或第三人稱代詞（如「殺分你死（殺死你）」和「殺分佢死（殺死他）」），透過賓語的選擇，說話者利用「V+分佢+R」結構將第三者排除在說話者和聽話者的同夥外，藉以拉近說話者和聽話者的距離，對應於此，這種結構的主語大多數是第一人稱複數包含式代詞。

本文同意郭維茹(2015)之看法，主張這個句式具有言者主觀性(subjectivity)，「分佢」是主觀性(subjectivity)標記，標記著說話者的主觀態度，這可由(42a)和(42b)語意上的差別顯現，相較之下，「分佢」出現的句式表達較高的說話者意志(volition)，因此，雖然兩個例句都使用同一個VR，但前者只是單純的描述發生的事件，和主語的意圖無關，而後者明顯的表示說話者期望「食飽（吃飽）」這個事件發生，換句話說，這種主觀意義是VR進入此結構後才產生的，可視為是「V+分佢+R」構式的構式意義，其在「佢」虛指的例子當中尤其明顯。²⁶

- (42) a. 恁多子女奈有用？一食飽就走淨淨，一滴都無好打幫。
 這麼多子女哪裡有用？一吃飽就跑光光，完全都沒得指望。 (HD: 836)
- b. 你愛食{分佢／畀}飽。
 你得吃飽。 (鄭縈、謝職全2011：(17a1))

4.2.2 「V+分佢+R」為分析型致使結構

Comrie (1989)將致使結構分成三類，包含分析型致使結構(analytic causative)、構詞型致使結構(morphological causative)和詞彙型致使結構(lexical causative)。在這樣的分類基礎之上，郭維茹(2015)依照Lin (2006)對閩南語「V+予伊+R」的分析，將閩客語的「V+予伊／分佢+R」解析為構詞型致使結構，²⁷但我們認為這樣的分析值得進一步商榷。接下來，我們將先討論Lin (2006)分類的依據和可能遭遇的問題，然後論證「V+分佢+R」為分析型致使結構。

26. 感謝審查人指出這一點。

27. 郭維茹(2015)本身並未細究「V+予伊／分佢+R」結構究竟屬於Comrie (1989)的哪一種類別，而是直接依據Lin (2006)和葉瑞娟、黃漢君(2014)的分析，認定此結構為構詞型致使結構，但實際上葉瑞娟、黃漢君(2014)並未將此結構界定為構詞型致使結構，因此下文討論中，我們將省略葉瑞娟、黃漢君(2014)和郭維茹(2015)，僅專注於Lin (2006)之分析。

Lin (2006) 依照 Comrie (1989) 所提出的特點，將閩南語的「V 予 (伊) V」分析為構詞型致使結構。Comrie (1989: 167) 主張構詞型致使結構須具備以下兩個特點：(一) 致使動詞和非致使動詞之間可透過構詞手段產生連結，²⁸ (二) 前述的連結手段具有能產性，在理想的狀況下，任何一個動詞都可以透過構詞方式形成致使動詞。²⁹ 在此脈絡之下，Lin (2006) 主張閩南語的「V 予 (伊) V」(包含「拍予死 (打死)」和「唱予聽 (唱給他聽)」兩種結構) 符合 Comrie (1989) 的兩個特點，首先，她認為此結構中的「予 (伊)」是中綴(infix)，其次，雖然不是每個致使動詞都有相對應的結果式複合詞(如致使動詞「拍予死 (打死)」有相對應的「拍死 (打死)」結果式，但「唱予聽 (唱給他聽)」卻無相對應的「*唱聽」)，但她認為兩者之間的相對應的能產性還算高，只要第二個動詞是不及物的狀態動詞(intransitive stative)且修飾第一個動詞的賓語(如果V1有賓語的話)，兩者間就可相互對應。

然而，關於 Lin (2006) 的分析，我們認為有幾個值得再討論之處。首先，閩南語是否有中綴的存在仍尚未有定論，³⁰ 需更多論證來證明；其次，即便我們承認「予 (伊)」是一個中綴，把「V+ 予 (伊) +V」當成是構詞型致使結構，我們仍然必須要面臨一個問題，即其中的一個次類「V+ 予 (伊) +R」的VR結果式本身就已經包含致使義了，加上「予 (伊)」就無法說成是將非致使動詞變成致使動詞的構詞手段，這與上述 Comrie (1989) 所提的第一個特點明顯衝突。

本文主張客語「V+ 分佢 +R」其實是分析型致使結構。在既有文獻中，學者普遍認為閩客語的「V+ 予伊 / 分佢 +R」源自於中古的使成結構丁式(客語部分參見江敏華(2006)和鄭綮、謝職全(2011)，閩南語部分參見李佳純(2005)和郭維茹(2015))。在客語討論方面，江敏華(2006: 347)指出在動補結構VR之間插入具有使役或致使義的成分，是漢語動補結構複合成詞之前的特色之一，例如，東勢客家話「裝分佢死

28. 原文如下：「[T]he causative is related to the non-causative predicate by morphological means.」

29. 原文如下：「[T]his means of relating causative and non-causative predicates is productive: in the ideal type, one can take any predicate and form a causative from it by the appropriate morphological means.」

30. Chao (1968: 257, 452-458) 也指出中國話的中綴很少，其中最常見的是能性補語的「得」和「不」，如「看得／不見」。

（弄死他）」即反映出漢語動補結構的早期現象，這也顯示東勢客家話VR結構的複合程度還不甚高，江敏華(2007:250-254)則進一步將「分佢」視為一種組合式述補結構的補語標記，源自於中古時期的使令式，她主張在歷時發展上，「分佢」先產生相當於「使之／令之」這種結構，並以複指代詞「之」指涉出現在前面的受事主語，之後才進一步合音成 pi^2 ，³¹而這樣的用法是「分」的補語連詞用法（見(3)）進一步類推到其他結構的結果。在閩南語討論方面，李佳純(2005:72-73)指出，台灣閩南語「V+予伊+R」與丁式最為近似，並保留了中古漢語的使成結構，惟在結構上，閩南語和丁式仍有差異，主要不同在於使成標記和複指代詞的使用，不同於中古漢語的「使（令）」和「之」，閩南語以「予」充當使成標記，以第三人稱的「伊」複指前面出現過的名詞組，且語意指向的情況較為複雜；此外，郭維茹(2015)也同意上述的分析，認為閩客語的「V+予伊／分佢+R」可溯源至中古的使成結構的丁式，但與台灣華語不同，閩客語的使役動詞來自給予義的「予」和「分」，其後面都必須帶上賓語，相當於原來給予義動詞的間接賓語（郭維茹2015：141），與此相對應的是這種結構雖表致使，但都「殘留些許給予義」（郭維茹2015：126）。³²

由於文獻上都提及中古使成結構丁式，因此，在繼續討論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簡介丁式的特點。在魏培泉(2000)所討論的四種中古漢語使成結構中，其中有兩類和上文討論息息相關，分別如(43-44)所示（即該文的丙式和丁式）：

(43) 丙：(NP1) + 使（令） + (NP2) + V

(44) 丁：(NP1) + V1 + (NP2) + 使（令） + (NP3) + V2

魏培泉(2000:840,844)指出丁式原本是複句（如(45)），且和丙式關係密切（如(46)），兩者主要差異是丙式僅表達事件結果，但丁式是因果兼具，換句話說，跟丙式相比，丁式在「使（令）」之前多了一個表原因的動詞組「V1+NP2」，此動詞組是造成「(NP3) + V2」發

31. 由於使用之拼音系統不同，江敏華(2006)的 pi^2 即本文的 bi^2 。

32. 在非分析型致使結構的跨語言對比中，Song (2013)指出雖然缺乏構詞型致使結構的語言很少見，但東南亞的語言（包含漢語、泰語、越南語等）和澳洲西北方的語言（如Djaru, Gooniyandi, Ungarinjin等）可能是少數的例外區塊，誠然，Song這樣的觀察無法證明「V予伊／分佢R」不是構詞型致使結構，但也許這是值得思考和驗證的一個方向。

生的原因，然而，NP2、NP3同時出現的例子不多見，NP3常因複指NP2而省略，當NP2又因複指前文而省略時，會使得NP2和NP3都不出現，造成V1、「使（令）」、V2在句法上緊鄰，形成一個新的「V1+使（令）+V2」的緊縮式的單子句結構。³³這是丁式由複句變成單子句的過程。

(45) 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

（王充《論衡·本性》）（魏培泉2000：(146)）

(46)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溫三服，一日令盡。

（《金匱要略·婦人產後病脈證治》）（魏培泉2000：(100)）

儘管文獻上普遍認為客語的「V+分佢+R」結構源自中古漢語使成結構的丁式，原本的複句結構因為結構緊縮的關係，逐漸演變成單子句，然而，基於下列理由，我們不贊同客語「V+分佢+R」源自於丁式的看法。首先，在語意解讀和語法限制上，兩個語言的表現非常不同，郭維茹(2015:126)指出了客語「V+分佢+R」結構一個很重要的語意特點，即此結構殘留了些許給予義，然而，這個語意不見於丁式，除此之外，漢語「使／令」之後的「之」常因複指而被省略，但客語「分」之後的「佢」卻是必要成分，不得省略，這些相異點很可能暗示著兩者的來源不同。其次，漢語和客語的致使標記明顯不同，漢語採用使令類動詞，但客語使用給予動詞「分」，兩類動詞各自依循著自己的路徑發展出致使用法，「分」必須先發展出致使用法，才有機會進一步的語法化並發展出「分佢」致使結構，很明顯的，這是獨立發展的，很難說是源自於漢語的使令類動詞，充其量只能說這兩類動詞有平行的發展，換句話說，儘管我們無法排除「V+分佢+R」的歷時發展可能受到丁式的影響（例如因語言接觸所促發的發展），

33. 根據魏培泉(2000:839-840)，在丁式的其他變化形式中，以「(NP1)+V1+使（令）+V2」最常見（如(i)），「(NP1)+V1+之+使（令）+V2」則是較丁式更為緊縮的形式（如(ii)），這兩種形式中的NP3都不出現，NP2或隱而不現，或以複指代詞「之」表示，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也很罕見的變換句式是「(NP1)+V1+使（令）+NP3+V2」，在此結構中，NP2省略，通常和NP3也不同指（如(iii)）。

(i) 有草拔令去，勿使荒沒。

（《齊民要術·種槐柳楸梓梧柞》）（魏培泉2000：(161)）

(ii) 合煮之使爛。

（《齊民要術·法酒》）（魏培泉2000：(156)）

(iii) 以水七升，煮令米熟，去滓，溫服七合。

（《金匱要略·嘔吐噎下利病脈證治》）（魏培泉2000：(164)）

但「V+分_i佢+R」非直接源自於丁式，而是客語雙及物結構自身發展的結果，³⁴Lai (2001:143-145)就曾經詳細討論了「NP1+V1+NP2+分+NP3+V2」結構中的「分」從雙及物結構中的介詞被重新分析為補語連詞過程，主要過程如(47)所示，其中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是經由重新分析，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包含本文所討論的「V+分_i佢+R」結構）是經由結構類推。本文贊成這樣的分析，並主張「V+分_i佢+R」源自於雙及物結構。

(47) 第一階段：厥爸分一坵田[分 佢]

介詞 名詞組（賓語）

第二階段：厥爸分一坵田[分 [佢 耕]]

補語連詞 名詞組（主語） 動詞

第三階段：愛食[分 [佢 飽]] > 愛食 [bi 飽]

補語連詞 名詞組（主語） 動詞

有趣的是，儘管各自有不同來源，但如同丁式一樣，客語的「V+分_i佢+R」仍展現相當明顯的複句性質。例如，儘管數量不多，但我們仍可在現代台灣客語語料庫中找到類似丁式這種結構的例句，如(48)，在這些例句當中，NP2和NP3同指稱（以下標_i表示），由於語境的關係，施事者可隱而不現，由於與丁式結構相同，因此分析成複句結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本文不再贅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語料庫中，更常出現的結構是將NP2提前，或成為受事主語句（如(38)），或成為「摻」字賓語（如(37)），不論哪一種句式，所造成的結果都是使V1後面的名詞組變成空缺，而在這些句式中，NP3的功能維持不變，是用來複指被提前的NP2，形成本文所探討的「NP_i V分_i佢_i R」結構。

(48) a. 斷心係摻生忒多个筍捏忒，留少兜仔_i分佢_i靚。 (HD: 889)

斷心是把長（得）太多的（嫩）筍捏掉，（僅）留下些許（，）讓筍生長得更好。

b. 愛接柑龍，無桔仔秧無效，故所／所以愛先委桔仔仁_i分佢_i生出秧正做得。 (HD: 1347)

要接橘子接枝的種枝，不然橘子的秧苗沒用，所以要先灑一些橘子的種子，讓它發芽才行。

34. 目前我們不清楚這些致使標記的不同來源是否標記著漢語方言的南北差異？彼此的發展是否有平行性？這些問題值得日後進一步的探討。

此外，「V+分佢+R」句式原本的複句性質也可由(49)和(50)看出來，在V和「分佢+R」之間可插入表持續貌的「等」（參見江敏華2013），此外，在(50)中，我們還觀察到「分佢」和R之間也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如「慢慢仔（慢慢的）」，此時狀語「慢慢仔」只修飾R，而不修飾V，表示讓藥丸慢慢融化，而不表示以慢慢的方式將藥丸含在嘴裡。這些例子的特點都顯見V、「分佢」和R之間不是非常的緊密，V可以獨自接時貌標記，而R可以有單獨的修飾語，雙子句的性質仍相當明顯。

- (49) 筆洗淨就吊等分佢燥，毋好亂甩。
筆洗乾淨就吊著讓它乾，不要亂甩。 (HD: 758)

- (50) 這隻胃藥丸毋好咬爛忒，含等分佢慢慢仔溶。
這顆胃藥不要咬爛，（嘴裡）含著讓它慢慢的溶化。 (HD: 536)

實際上，在現代台灣客語的「分」字致使用法討論中，Lai (2015: 378) 的統計也顯示以「分」當成連接成分(connector)的複句結構所占比例最高，分布的類型也最廣，在其所討論的四種類型當中，除了允許(permissive)致使結構僅允許單句結構之外，其他三類（包含強制(coercive)致使、目的(purposive)致使和不阻止(non-preventive)致使）都有複句結構，其中後兩種類型僅允許複句結構，兩者合計占全部例句的76%，顯見現代客語的「分」字致使結構仍有很大部分為複句結構。

除了客語本身的特點外，閩南語的相關研究也給了我們一些旁證。Cheng et al. (1999)在討論閩南語的給予動詞*hoo*時，也將「*hoo*+NP+VP」句式（如「咱來跳*hoo*伊爽，跳*hoo*伊勇（我們來跳個爽快、跳個健康）」）視為致使結構，並將*hoo*後面的「NP+VP」分析成由*hoo*所選擇的補語子句，表示由主語所致使的一個事件或情境。這裡我們同樣看到*hoo*後接子句的結構。

上述這些分析都支持我們將客語的「V+分佢+R」解析為複句結構，我們可以說其致使原因（「V+NP2」）和致使結果（「佢NP3+R」）分屬不同子句，兩者的致使關係由「分」標示，惟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這些討論中，「佢」都具有實際指稱，因此我們可以將之分析為「子句1+分+子句2」，其中「佢」是第二個子句的主語，但是，當這個結構語法化程度加深，「佢」變成虛指時，如(23)的「愛食分佢飽（（你）要吃飽）」，因為「佢」的語意不甚明顯，因此引發了結構重新分析(reanalysis)，原本的[V]+分+[佢R]，被重新分析為[V+[分佢]+R]，「分佢」在句法上結合的更緊密，甚至合音成為*bi*²，因此更

容易被解析為單一的語法標記，³⁵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客語的「分佢」致使結構中，儘管「分佢」可出現在不同的位置，但「分」和「佢」都是緊鄰的，而非其中一個成分單獨出現在其他位置。

「V+分佢+R」的複句性質符合Comrie (1989)所界定的分析型致使結構的特點。Comrie (1989: 166–167)指出，在分析型致使結構中，致使原因(causation)和致使結果(predicate of the effect)由單獨的成分各自表達，如*I caused John to go*中，致使動詞(*cause*)和致使結果(*go*)由兩個不同的動詞表達，值得注意的是，此例句中的動詞為*cause*，*cause*實際上只是表致使義的動詞，而未指明致使者的致使行為，此例為一濃縮的說法，但概念上，致使行為（主語的某個動作）導致致使結果是明確的，因此Comrie主張此時可以把主語(*I*)當成是廣義的致使原因。由此觀之，客語「V+分佢+R」結構中，除了致使義標記「分」之外，致使原因(V)和致使結果(R)都在句子中出現，由不同的子句表達，構符合Comrie對分析型致使結構的定義，因此我們主張其為分析型致使結構，而非郭維茹(2015)所主張的構詞型致使結構。

4.3 決定「分佢」句法分布之因素

Dryer (1986)區分主要賓語和次要賓語，前者是指雙賓結構的間接賓語或及物句的賓語，後者是指雙賓結構中的直接賓語，在這樣的區分之下，他主張雙賓結構主要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雙賓動詞的接收者充當主要賓語(primary object)，而客體充當次要賓語(secondary object)，以(51)為例，*Fatuma*是主要賓語，*zawadi* 'gift'是次要賓語，兩者格位標記相同，都是無標記；第二種是客體充當主要賓語，而接收者可能成為斜格(oblique)賓語或次要賓語，以(52)為例，*mektub* 'letter'是主要賓語，帶賓格標記，而*Hasan*是次要賓語，帶與格標記。

(51) *Swahili*

Halima a-li-m-p-a

Fatuma zawadi.

Halima s.agr-PAST-O.agr-give-ASP Fatuma gift

‘Halima給Fatuma禮物’

(Kroeger 2004: 195, (5))³⁶

35. 如江敏華(2007: 250–254)就將「分佢」視為組合式述補結構的補語標記。江敏華(2006)曾討論「分佢」重新被分析成新的語法標記的例子，如前文(10)所示，在此例句中，我們看到 pi^2 [= bi^2]後面可以再接一個具實指功能的「佢」。

36. (51–54)的例句語法詞素標記悉依照Kroeger (2004)。

(52) 土耳其語

Müdür Hasan-a mektub-u göster-di.

director Hasan-DAT letter-ACC show- PAST

導演讓Hasan看信。

(Kroeger 2004: 195, (6))

Baker (1988)指出受致使者在及物致使結構中的位置和該語言基本的雙賓結構中接收者(recipient)的標記息息相關，³⁷他提出以下預測：假如該語言的接收者充當主要賓語（如(51)），則受致使者也很可能充當主要賓語；而當接收者為次要賓語（如(52)）或斜格論元(oblique argument)，則受致使者也很可能成為次要賓語或斜格論元。Kroeger (2004)主要從跨語言的構詞型致使結構對比中找到支持上述預測的例子，例如，在Swahili中，受致使者（即(53)中的girl）出現在主要賓語的位置，與(51)中接收者的位置相同，又如在土耳其語中，(54)的受致使者butcher出現在次要賓語的位置，與(52)中的接收者位置相同，也同樣都帶有與格標記。³⁸

(53) Swahili

Mwalimu a-li-m-fungu-zish-a msichana mlango.

teacher S.agr-PAST-O.agr-open-INDIC girl door

老師叫女孩開門。

(Kroeger 2004: 195, (7b))

(54) 土耳其語

Hasan kasab-a et-i kes-tir-di.

Hasan butcher-DAT meat-ACC cut-CAUS-PAST

Hasan叫屠夫切肉。

(Kroeger 2004: 197, (14b))

儘管客語的「V+分佢+R」屬分析型致使結構，與Kroeger (2004)所討論的構詞型致使結構屬不同類型，兩邊的關注焦點也不盡相同，但本文發現「分佢」的分布也和客語雙賓結構中接收者所出現的位置有關，兩者間的相似度非常的高，這或許和此句式仍具有些許的給予義有關（郭維茹2015：126）。本文依照張敏(2011)的區別，將給予類雙賓結構視為雙及物結構中的次類，所謂給予類雙賓結構指的是通用給予動詞(general-purpose verb of giving)後面接兩個賓語、且賓語前無格位標記之結構，而雙及物結構的範圍比較大，還包含如介賓補語式（「V+直接賓語+介詞+間接賓語」）等結構，以此標準觀之，台灣地區的

37. 及物致使結構指的是該結構中的致使動詞是由及物動詞衍生而來的。

38. 致使者(causer)出現的位置較一致，大多出現在主語位置。(51)至(54)的例句翻譯為筆者所譯。

現代客語中給予動詞「分」具有「V+接收者+客體」和「V+客體+接收者」兩種雙賓結構，分別如(1b)和(1a)所示（根據劉丹青(2001)之術語，我們將前者稱為雙賓A式，後者稱為雙賓B式），其最大特點是接收者可以任意出現在客體之前或之後，不需要借助與格標記，正是因為這個特點，使得客語的「分佢」致使結構中，「分佢」可出現在VR之間和VR之後，「分佢」的出現位置和雙賓結構中的接收者位置相同，雖然「分佢」在語法化過程中逐漸形成單一的語法標記，兩者甚至可以合音成為一緊密的單位 bi^2 ，但「佢」原本表受致使者的特點仍在，因此「分佢」出現的位置可由雙賓結構中的接收者位置預測，而透過將結果視為物體的隱喻，R出現的位置和客體相同，兩者間的平行性如(55)所示：

- (55) a. 雙賓A式： V + 接收者 + 客體
 致使結構： V + 分佢 + R
- b. 雙賓B式： V + 客體 + 接收者
 致使結構： V + R + 分佢

透過華閩客語的比較，我們推測(26b)這種雙重「分佢」標記的例子是由「V+分佢+R」和「V+R+分佢」兩種句式揉合而成，具有構式上的雙重性。由於在客語無標記雙賓句式中，客體和接收者的位置可以互換，對客語使用者而言，兩種類型的句式都可接受，且都經常使用，因此促使揉合句式的產生（參見沈家煊2006），相對來說，由於台灣華語和閩南語都不允許雙賓B式，因此也無相對應的致使「V+R+給他」或「V+R+予伊」，更遑論像(26b)這種雙重標記的例子。根據葉建軍(2013:237)，所謂句式揉合是指「兩個語意相同或相近的句式A與B，因某種語用目的主要通過刪略重疊成分合併成新的句式C的過程」，其遵守三個原則，包含（一）語意相近原則、（二）時代先後原則、（三）成分蘊含原則。我們這裡討論的雙重「分佢」句式揉合過程如(56)所示，其中V和R因為冗餘重複的關係，所以僅出現一次，這個過程符合上述的定義及三個原則，首先，「V+分佢+R」和「V+R+分佢」的語意非常接近，其次，「V+分佢+R」和「V+R+分佢」在既有文獻上出現的時間都早於「V+分佢+R+分佢」，最後，揉合成的「V+分佢+R+分佢」包含「V+分佢+R」和「V+R+分佢」的全部成分，語意上蘊含兩個來源句式。

- (56) 「V + 分佢+ R」 +
 「V + R + 分佢」 > 「V + 分佢 + R + 分佢」

在結束此節討論之前，我們還必須處理一個本文可能面臨的問題。郭維茹(2015: 125-126)指出，在「V+佢+O」／「V+O+佢」（即雙賓A式和雙賓B式）和「V+分佢+O」／「V+O+分佢」（即複合詞式和介賓補語式）³⁹兩組給予句式當中，後者更可能是「分佢」致使結構的前身，這種看法明顯與與本文有所出入，下文中，我們將從語言內部和外部提出證據，證明郭維茹(2015)的看法不符合語言事實，也無法解釋跨語言之間的差異。

就客語內部而言，我們考察了早期由巴色會編纂的客語文獻中的雙賓結構，包含《啟蒙淺學》(1879)、《使徒行傳》(1883)、《聖經書節擇要》(1884)、《結過洗禮約問答書》(1884)和《醫界客語讀本》(1931)，結果發現在這些早期文獻中，只有介賓補語式的存在（如(57)），而無複合詞式的存在，這個語言事實使得「V+分佢+O」到「V+分佢+R」這個演變失去了依歸。實際上，巴色會客語文獻中缺少複合詞式雙及物結構的這個特點並非客語的個別現象，是漢語方言的一個特點，詳見下文關於語言外部之討論。因此，儘管審查人之一指出，巴色會所記錄的客語因為時間跨距短，僅能視為是一個現代客語方言次類，但即使是方言內部差異，其仍可作為我們分析上的一個佐證。

- (57) 你日日送四十錢俾佢。
 你每天送四十錢給他。 (FBR: 72-1)

就語言外部而言，我們擬分成兩個層面探討：首先，劉丹青(2001)在研究漢語給予類雙及物結構的類型時，⁴⁰指出複合詞式是最有標之結構，是各方言極力避免的，因此就雙及物結構發展而言，複合詞式出現的時間應該較晚，這點與張敏(2011: 95)的觀察類似，他將複合詞式視為雙賓A式的一種延伸格式，據他的觀察，此句式通常也只出現於雙賓

39. 此為張敏(2011)之術語。

40. 劉丹青(2001: 396)討論了影響雙及物結構的各種原則，以及各原則彼此之間的優先順序，如(i)所示，若某個結構違背越靠左邊的原則，該結構就越有標：

(i) 觀念距離相似性（結構相似性+線性相似性）>重成分後置>話題前置>經濟性原則>觀念複雜度相似性

- (61) a. *ten ki ngo si pun ki.*
 等 佢 餓 死 分 佢
 等他餓死。 (Rey 1937: 27, 轉引自林英津1990: (180))⁴³
- b. 你講恁好，毋敢當，毋過分人喊到哩，毋知仰得推辭，就盡采塗正分
 佢，實在佢都毋曉得。 (HSDC: 343)
 你說很好，不敢當，不過被人叫到了，不知道怎樣推辭，就隨便塗塗正
 (就好了)，實際上我都不會。

我們將巴色會文獻、《客家社會生活對話》和現代台灣客語中相關句式之分布整理如表 1：

表 1. 雙及物句式和「分佢」結構之分布狀況

句式	巴色會文獻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	現代台灣客語
雙賓A式	*	√ (3例)	√
雙賓B式	√	√ (1例)	√
複合詞式	*	√ (1例)	√
介賓補語式	√	√	√
V+分佢+R	*	*	√
V+R+分佢	*	√ (2例)	√

這樣的分布顯示，「V+分佢+R」和「V+R+分佢」兩種結構不見於比較早期的文獻，僅見於1937年出版的《客家社會生活對話》，我們推測這樣的分佈可能和雙賓A、B式有關聯，換句話說，《客家社會生活對話》裡的「V+R+分佢」反映的是早期客語的雙賓B式的特點，而現在常見的「V+分佢+R」則是反映客語中較晚出現的雙賓A式的特點，在這兩組發展中，後者可能是依照前者類推而來的，換句話說，「分佢」的句法分布位置取決的雙賓A和B式中接收者的位置。⁴⁴在現代台灣

43. 林英津(1990)引用的Rey (1937)其實就是《客家社會生活對話》，此書分為上和下兩冊。

44. 由於語料和證據不足，實際上我們無法斷言客語「V+R+分佢」、「V+分佢+R」、雙賓A式和雙賓B式確實興起的時間，目前僅能就這些句式在現有語料中的分布，並根據跨語言中雙賓句式和致使句式的雷同之處，推測他們彼此之間可能的關聯。漢語雙及物結構的歷時發展中一直都沒有對應於南方方言的雙賓B式。Chappell & Peyraube (2007)仔細討論了漢語雙及物結構的歷時演變，但從上古直到現代漢語之前

地區客語中，雙賓B式僅見於以「分」或「借」為動詞的句子當中（參見邱湘雲2005），由於動詞非常受限，因此它的出現頻率遠低於雙賓A式，相應於此，我們觀察到現代客語中，反映雙賓B式的「V+R+分佢」的出現頻率也遠低於反映雙賓A式的「V+分佢+R」。

儘管目前由於客語早期語料有限，所記載的又是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客語方言，我們無法在同一體系的語料中找到明確的證據論證雙賓A、B式和複合詞式之間的發展時間先後問題，但考量現有文獻中對這幾個句式的考察（如劉丹青2001；張敏2011），我們傾向認為客語的複合詞式是後起的，倘若我們的推論是正確的，「V+分佢+O」這樣的複合詞式自然不可能是「V+分佢+R」的來源。

就語言外部的第二個面向而言，跨方言之間的語言差異也顯示郭維茹(2015)的分析有進一步商榷之必要。雖然郭維茹(2015)主張「V+R+分佢」源自於「V+O+分佢」的介賓補語式，但這樣的分析無法解釋閩南語和客語之間的差異，以共時平面觀之，儘管台灣地區的閩客語都允許「V+予伊／分佢+O」和「V+O+予伊／分佢」結構，如對應客語(27a)和(27b)的例子，閩南語分別可以說「買予伊一雙新鞋」和「買一雙新鞋予伊」，但如果「予伊／分佢」的致使動補結構真的源自「V+予伊／分佢+O」和「V+O+予伊／分佢」，則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麼僅客語允許「V+R+分佢」，但閩南語卻不允許「V+R+予伊」？但若是從本文所提的雙賓A和B式的差異出發，這樣的自然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因為只有客語允許雙賓B式，所以只有客語允許「V+R+分佢」，此外，

(pre-modern)，雙賓B式都不在其討論範圍之內。根據張敏(2011:178-180)，上古漢語的雙賓結構應該只有雙賓A式，當時所謂的雙賓B式應該只能視作間接賓語式（即介賓補語式）的變體，其興起和當時的動後介詞「於」趨向脫落的時間一致，因此其僅是方所結構中「於」脫落的一個連帶現象；此外，上古的雙賓B式與現代南方方言的雙賓B式有個顯著的差異，即上古雙賓B式排斥給予動詞「與」，但在不少南方方言中，給予動詞幾乎是唯一能出現在此結構中的動詞。

綜合這些現象和巴色會語料，我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或可說明為什麼中古使成結構只有「致使動詞+之」出現在V和R之間例子（如「染絲令之青赤」），而不見出現在整個VR之後的例子（如「*染絲青赤令之」），這或許正是反映當時雙賓A式盛行、但無雙賓B式的語言事實，亦或許是因為中古使成結構的發展跟雙賓結構無關，因此，由使令類動詞發展出來的致使結構原本就沒有變換句式的可能。換句話說，客語也許反映了雙賓結構和致使結構之間的密切關係，但因為早期客語只有雙賓B式，因此產生了雙賓B式和「V+R+分佢」之間的對應，直到後來雙賓A式借入之後，才類推產生相對應的「V+分佢+R」。不過，由於缺乏明確的證據，這些想法目前僅是臆測，還需要日後繼續深入研究，另外，因為漢語和客語中的致使標記來源明顯不同，兩者是否會有一樣的演變這個問題也有待日後更多研究來驗證。

雖然台灣華語和閩南語同樣擁有雙賓A式，但因為台灣華語不以「給」表示致使，因此也沒有這些相關結構。⁴⁵

簡言之，「分佢」出現的位置和R的語義指向無關，和介賓補語式及複合詞式的差異也無關，而是和雙賓A和B式中接收者的位置有關，這種致使結構是由雙賓句式語法化而來（參見Lai 2001, 2004；江敏華 2006），⁴⁶經由隱喻的運作，「透過動作致使某人進入某種狀態」被視為是「給予某人某物」，這是一種構式化(constructionalization)的現象(Traugott & Trousdale 2013)，即「分佢」致使結構是一組新的形式和意義的配對，在這個變化過程當中，我們觀察到「分」和「佢」的語法化是在「分佢」致使結構中產生的，因為結構特點的改變，引發「分」和「佢」的演變，換句話說，兩者之所以產生句法和語意變異，和構式的整體特點有關，呼應Traugott (2003)將語法化視為是發生在特定結構中的一個過程的主張，其中「分」經歷了去範疇化(decategorized)和去語意化(desemanticized)，從給予動詞演變成致使標記，而「佢」也經歷了語意漂白(semantic bleaching)，逐漸喪失其指稱義，在這個過程當中，隨著這些結構的語法化程度加深，「分」和「佢」的界限也漸趨模糊，從而使得「分」和「佢」被視為是一個單一的標記，兩者甚至可合音成為 bi^2 ，這個新產生的標記充當主觀化標記，用來表示說話者的意志。

5. 結論

本文詳細討論了現代台灣地區客語中，由「分佢」和結果式動補結構互動所產生出來的致使結構，我們主要聚焦於「分佢」出現在V和R之中和之後的例子，儘管先前文獻已經指出這些例子的存在，但大多僅限於客語本身的討論，所得到的結論未能更全面的解釋其它方言中的類似現象。本文主要有以下幾點和前人不同的主張：第一，「分佢」

45. 這些結構是否僅見於以給予動詞為致使標記的語言有待日後進一步的研究。此外，感謝審查人之一的提醒，郭維茹(2015)關注的是「V+分佢+R」的句式來源，推導出雙賓結構和致使結構具有歷時演變關係，而本文僅從現代客語推論給予類雙賓結構（A、B式）與致使結構之間平行性，兩者本質不同。

46. 郭維茹(2015)聚焦於閩客語的「V予伊／分佢R」和雙賓結構之間可能的來源關係，不同於此，Lai (2001; 2004)和江敏華(2006)是以客語「分」為出發點，探討「分」所發展出來的各種用法和句式，因此他們所涵蓋的範圍比較大。

句式表達言者主觀性，凸顯說話者的意志，但此特點不是因為「我者」視角（徐富美2016），而是來自於構式本身；第二，「分佢」句式的複句性質仍然存在，但在語法化的路徑上，整個構式逐漸演變成單子句結構，其中的關鍵在於「佢」的指稱限制越來越鬆散，經歷了「單數指稱>兼具單數、複數指稱>複數指稱>泛稱>無指稱」等階段，這造成了主語的泛化，而隨著使用頻率的提高，「分佢」甚至合音成 *bi²*，演變成單一的語法標記，單子句的性質益發明顯；第三，「分佢」致使結構不是構詞型致使結構（郭維茹2015），而是分析型致使結構，這些結構符合Comrie (1989)所定義的分析型致使結構之特點；第四，「分佢」在這些結構當中的分布和雙賓A和B式中接收者的位置有關，非因語意冗贅而有自由的變換（鄭榮、謝職全2011），也非取決於R的語義指向（江敏華2006）或介賓補語式和複合詞式中「分+賓語」的位置（郭維茹2015）。上述結論來自於我們對於現代台灣客語的觀察，並佐以早期巴色會客語語料和跨漢語方言中對給予類雙及物結構的考察，可為台灣地區華語、閩南語、客語相關結構分布上的差異提供一個自然且統一的解釋。本研究顯示，跨方言研究可相互印證，若能充分檢視各方言的特點，將有助我們釐清問題的來龍去脈。

若本文的分析正確的話，我們可以將研究成果進一步深化並擴及到其它漢語方言的相關研究當中。在未來的研究議題方面，我們建議如下：首先，早期客語（如巴色會文獻）顯示雙賓A式很可能不是客語固有的結構，其產生的時代和原因（如語言接觸）值得繼續研究，但由於這些語料可能只反映一時一地的特色，是否具有足夠的代表性需要更詳細的研究，和其它客語方言進行仔細的比較將有助於釐清這些問題；其次，若其他漢語方言具有對應於客語的「分佢」致使結構的話，其「給予動詞-第三人稱單數代名詞」的句法分布是否也取決於給予類雙賓結構中接收者的位置？這樣的致使結構是否會因為通用給予動詞的來源不同（如來自原生的雙及物動詞和來自表「持拿」義的單及物動詞（參見張敏2011）），而有不同的表現？這些異同在語言類型學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些問題都有待日後進一步的探討。

謝辭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客語中特殊的「分／摺」構式」計畫 (NSC 102-2410-H-134-003-MY2) 之部分研究成果，謹此銘謝。本文初稿曾宣讀於「日本中國語學會第64

回全國大會」（2014年11月15日至11月16日，日本大阪大學），感謝與會者惠賜之寶貴意見。在此還要衷心的感謝匿名審查人所提供之修改建議，讓本文更臻完善，惟雖已盡力依照建議修改，但仍有若干問題無法解決，尚祈見諒。本文如有謬誤，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縮寫對照表

ACC	accusative (賓格)
ASP	aspect (時貌)
CAUS	causative (致使)
DAT	dative (與格)
FBR	《啟蒙淺學》
HD	《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
HM	《客家雜誌》
HSDC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
INDIC	indictive (陳述語氣詞)
O	object (賓語)
R	resultative complement (結果補語)
O.agr	object agreement (受格一致)
PAST	past (過去式)
s.agr	subject agreement (主格一致)
V	verb (動詞)

參考文獻

- Baker, Mark C. 1988.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ng, Li-li (張麗麗). 2005. Cong shiyi dao zhishi 從使役到致使 [The causativisation of Chinese shi-yi constructions]. *Taidai Wenshizhe Xuebao* 臺大文史哲學報 [Humanitas Taiwanica] 62. 119–152.
- Chang, Li-li (張麗麗). 2006. Hanyu shiyiju biao beidong de yuyi fazhan 漢語使役句表被動的語義發展 [The semantic development from causatives to passives in Chinese]. *Yuyan ji Yuyanxue* 語言暨語言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1). 139–174.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ppell, Hilary & Peyraube, Alain. 2007. The diachronic syntax of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from Archaic Chinese to early Southern Min (Siniti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Leipzig, 23–25 November 2007.)
- Cheng, Lisa L.-S. & Huang, C.-T. James & Li, Y.-H. Audrey & Tang, C.-C. Jane. 1999. HOO, HOO, HOO: Syntax of the causative, dative, and passive constructions in Taiwanese. In Ting, Pang-Hsin (ed.),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4), 146–203.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Cheng, Ying (鄭榮) & Hsieh, Chih-chuan (謝職全). 2011. Taiwan kejahua zhishiyi “bun” yu dongbu jieyou 臺灣客家話致使義「分」與動補結構 [The causative *bun* and the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Taiwanese Hakka]. In Chung, Raung-fu (鍾榮富) & Tsai, Wei-Tien Dylan (蔡維天) & Cheng, Ying (鄭榮) & Hsiao, Su-ying (蕭素英) & Liu, Hsiu-hsueh (劉秀雪) (eds.), *Yuyan duoyangxing: Tsao Fengfu jiaoshou rongtui lunwenji* 語言多樣性：曹逢甫教授榮退論文集 [Diversity of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Feng-fu Tsao on the occasion of his retirement], 175–196.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 Chiang, Min-hua (江敏華). 2006. Dongshi Kejahua “tung” yu “bun” de yufa tezheng ji erzhe zhijian de guanxi 東勢客家話「同」與「分」的語法特徵及二者之間的關係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ung* and *bun* in Dongshi Hakka and the relatedness of the two markers]. *Yuyan ji Yuyanxue* 語言暨語言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2). 339–364.
- Chiang, Min-hua (江敏華). 2007. Dongshi kejahua de dongbu jieyou chutan 東勢客家話的動補結構初探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Dongshi Hakka]. *Zhongguo Yuyan Xuebao* 中國語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5(2). 225–266.
- Chiang, Min-hua (江敏華). 2013. Taiwan kejahua dongqu jieyou zhong yu timao youguan de chengfen 台灣客家話動趨結構中與體貌有關的成分 [Aspect-related components in the verb-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of Taiwan Hakka]. *Yuyan ji Yuyanxue* 語言暨語言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5). 837–873.
- Chiu, Hsiang-Yun (邱湘雲). 2005. Hailu kejahua cihui, jufa tese juyu 海陸客家話詞彙、句法特色舉隅 [Some examples to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xicon and syntax in Hailu Hakka]. *Taiwan Yuyan yu Yuwen Jiaoyu* 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 [Taiwan Language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6. 128–146.
- Comrie, Bernard. 1989.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ewald, Gabriele. 2002. A model for relevant types of contexts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Wischer, Ilse & Diewald, Gabriele (eds.),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103–12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tsl.49.09die>
- Dryer, Matthew S. 1986. Primary objects, secondary objects, and antitativity. *Language* 62(4). 808–845. <https://doi.org/10.2307/415173>
- Heine, Bernd. 2002. On the role of context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Wischer, Ilse & Diewald, Gabriele (eds.),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83–10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tsl.49.08hei>
- Her, One-Soon. 2006. Justifying part-of-speech assignments for Mandarin *gei*. *Lingua* 116(8). 1274–1302. <https://doi.org/10.1016/j.lingua.2005.06.003>
- Hsu, Chao-Chuan (徐兆泉). 2009. *Taiwan Sixianqiang Hailuqiang Kejahua cidian* 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 [Hakka dictionary of Taiwan].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Hsu, Fu-mei (徐富美). 2016. Taiwan Keyu “VC lai” yu “V pun ki C” jushi de “wozhe” shijiao 臺灣客語「VC來」與「V分佢C」句式的「我者」視角 [The “self” perspective of “VC lai” and “V pun ki C” constructions in Taiwanese Hakka]. *Tsing Hua Xuebao* 清華學報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6(1). 161–199.

- Huang, Hanchun. 2014. Semantic extensions and the convergence of the beneficiary role: A case study of *bun* and *lau* in Hakka.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40(1). 65–94.
- Huang, Hanchun. 2015. Relating causative and passive *bun* constructions in Hakka.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5(2). 167–200.
- Kroeger, Paul R. 2004. *Analyzing syntax: A lexical-function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01693>
- Kuo, Wei-Ju (郭維茹). 2015. Taiwan Min, Keyu shicheng shubu jieyou zhong de xuzhi daici “yi/gi” 臺灣閩、客語使成述補結構中的虛指代詞「伊/佢」 [The dummy pronouns yi/gi in the causative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nd Taiwanese Hakka]. *Taida Zhongwen Xuebao* 臺大中文學報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50. 117–154.
- Lai, Heui-ling. 2001. On Hakka BUN: A case of polygrammaticaliza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2). 137–153.
- Lai, Heui-ling. 2004. The syntactic grounding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Hakka BUN and LAU.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0(1). 87–105.
- Lai, Huei-ling. 2015. Profiling Hakka *bun*¹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6(3). 369–395.
- Lee, Chiachun (李佳純). 2005. Taiwan Minnanyu “dongci+hoo⁷i¹+buyu” jieyou 臺灣閩南語「動詞+予伊+補語」結構 [“Verb+hoo⁷i¹+complement” in Taiwan’s Southern Min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Hanxue Yanjiu* 漢學研究 [Chinese Studies] 23(1). 63–77.
- Lee, Chiachun. 2008.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 change: The case of gei3 in Taiwanese Mandarin*.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ien, Chinfa. 1999. A typological study of causativ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9(4). 395–422.
- Lin, Huei-ling. 2006. Morphological causatives versus resultative compounds in Taiwan Southern Min. In Chung, Raung-fu (鍾榮富) & Liou, Hsien-Chin (劉顯親) & Hsu, Jia-ling (胥嘉陵) & Ho, Dah-an (何大安) (eds.), *On and off work: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Chin-Chuan Cheng on his 70th birthday*, 113–12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Lin, Ying-chin (林英津). 1990. Lun Keyu fangyan zhi “pun” yu “lau” (/“thung”) 論客語方言之「pun」與「lau」 (/「thung」同) [On “pun” and “lau” (/“thung”) in Hakka dialects]. *Dongya Yuyan Xuebao* 東亞語言學報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19(1). 61–89.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01. Hanyu geiyulei shuangjiwu jieyou de leixingxue kaocha 漢語給予類雙及物結構的類型學考察 [A typological study of giving-type ditransitive patterns i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1(5). 387–398.
- Rey, Charles. 1973[1937]. *Kejia shehui shenghuo duihua*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 [Conversations chinoises prises sur le vif, avec notes grammaticales: Langage Hac-Ka]. Revised ed. Taipei: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Orient Cultural Service.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06. "Wangmian sile fuqin" de shengcheng fangshi – jian shuo hanyu "rouhe" zaoju 「王冕死了父親」的生成方式—兼說漢語「糅合」造句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sentences like "Wangmian died father": sentence generation by blending i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6(4). 291–300.
- Song, Jae Jung. 2013. Nonperiphrastic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http://wals.info/chapter/111>) (Accessed 2017-04-10.)
- Ting, Jen & Chang, Miller. 2004. The category of *gei*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grammaticalization.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2). 45–74.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3. Constructions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Joseph, Brian D. & Janda, Richard D. (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624–647. Malden: Blackwell. <https://doi.org/10.1002/9780470756393.ch20>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 Trousdale, Graeme. 2013.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679898.001.0001>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00. Shuo zhonggu Hanyu de shicheng jiegou 說中古漢語的使成結構 [The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Middle Chinese].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71(4). 807–856.
- Xu, Liejong. 1999. A special use to the third singular pronou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28(1). 3–22. <https://doi.org/10.3406/clao.1999.1542>
- Yap, Foong-Ha & Iwasaki, Shoichi. 2003. From causatives to passives: A passage in som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In Casad, Eugene H. & Palmer, Gary B.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non-Indo-European languages*, 419–446.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197150.10.419>
- Ye, Jianjun (葉建軍). 2013. "X shengsi Y" de laiyan, "shengsi" de cihuihua ji xiangguan wenti 「X勝似Y」的來源、「勝似」的詞匯化及相關問題 [The source of "X Shengsi Y", the lexicalization of "shengsi" and related issues].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12(3). 235–249.
- Yeh, Jui-chuan (葉瑞娟) & Huang, Hanchun (黃漢君). 2014. Taiwan Keyu yu "bun-gi" xiangguan de dongbu jiegou zhi yufa he yuyi tedian 台灣客語與「分佢」相關的動補結構之語法和語意特點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bun-gi*-related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in Taiwanese Hakk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Osaka, 15–16 November 2014.)
- Yeh, Jui-chuan (葉瑞娟). 2017. On the origin of the causative use of *bun1* in Hakka: Evidence from the Basel mission texts.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43(2). 29–62.
- Zhang, Min (張敏). 2011. Hanyu fangyan shuangjiwu jiegou nanbei chayi de chengyin: Leixingxue yanjiu yinfa de xin wenti 漢語方言雙及物結構南北差異的成因：類型學研究引發的新問題 [Revisiting the alignment typology of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dialects]. *Zhongguo Yuyanxue Jikan* 中國語言學集刊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2). 87–259.

Zhuang, Chusheng (莊初升) & Huang, Tingting (黃婷婷). 2014. *19 shiji xianggang xinjie de kejia fangyan* 19世紀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 [The 19th century's Hakka in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n¹gi⁵*-related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modern Taiwanese Hakka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data gleaned from modern Taiwanese Hakk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consisting of *bun¹gi⁵* and the V(erb)-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We focus specifically on the cases where *bun¹gi⁵* occurs in between and after the V-R construction. Our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bun¹gi⁵*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express subjectivity and profile speaker's volition. Such interpretations are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al semantics an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implicit 'self' voice. Second, the *bun¹gi⁵*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are bi-clausal in nature, although it also allows a mono-clausal analysis in some cases. The key, we suggest, lies in the referentiality of *gi⁵*, which has gone through the following stages: singular > singular/plural > plural > generic > non-referential. This results in generalization of subjects. With the increased frequency of use, *bun¹gi⁵* further undergoes phonological fusion and comes to be processed as a single grammatical marker, which tightens clausal integration and hence makes these constructions mono-clausal. Third, these *bun¹gi⁵* constructions are not morphological causatives, but are analytic causatives. Fourth, the word order of *bun¹gi⁵* in the V-R construc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word order of the recipient i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headed by the general-purpose verb of giving *bun¹* in Taiwanese Hakka and does not correlate with the free alternation due to semantic redundancy, the semantic host of R, or the positions of *bun¹*+object in the dative construction and the *Vbun¹DO* construction. Such a proposal is advanced based on our examination of *give*-typ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in early Hakka texts and on the cross-dialectal observations of th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dialects made in the literature.

Keywords: Hakka, *bun¹gi⁵*, resultative, causative construction,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Author's address

Jui-chuan Yeh (corresponding author)
Institute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521 Nanda Road
Hsinchu 30014
Taiwan
jckimiyeh@mail.nd.nthu.edu.tw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31 August 2017

Date accepted: 1 May 2019